

■热点关注

新年开卷,名作家献上第一个故事

2019年开年,多位名家的新作集中亮相《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纯文学期刊,对时代做出文学的呼应。其中尤其亮眼的是,冯骥才时隔多年重返“小说现场”,以一段跨国恋情探讨中西文化碰撞,独特的津味书写再续“怪世奇谈”;老将王蒙、莫言、刘庆邦、迟子建笔耕不辍,纷纷带来最新短篇小说,令“短”的美学得到更多面向的创作实践;叶兆言、阿来则转向真实的历史和时代事件,打造了创作脉络中的不容忽视的标志性代表作,拓宽了中国故事书写的维度。

近15万字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在77岁作家冯骥才心中孕育了30年。小说首发于今年第一期《当代》,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故事发生在19世纪津门地区,1862年之后,天津建立英法租界,成为历史上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于是,一段跨国恋情,沉醉于悲怆的历史河流中,小人物的爱恨情仇,演绎着那个时代中西文化历史碰撞下的命运悲剧,并在更深层次反映了两种文明相互的误读、猜疑、隔阂。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意象,单筒望远镜意味着“使用它只能用一只眼,有选择地看对方”,变身150多年前文化对视的绝妙象征——世界是单向的,文化是放大的,现实就在眼前,却遥远得不可思议。

年过八旬的王蒙“花开两枝”——今年第一期《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分别首发了他的5万字中篇小说《生死恋》和短篇《地中海幻想曲》(又一章),主题都是爱情。

《生死恋》的时空从北京胡同的院子辗转到世界多地,连着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的中国。“情感和血脉、空间和时间的温软、冷硬,全都攸关生命本该有的悲喜忧欢。可是道理说出轻巧,真真切切发生在人物和他们之间的过程,在《生死恋》貌似轻快的语调之下,回旋着沉郁顿挫、无法释怀的人生咏叹。”《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如是评价。

《地中海幻想曲》(又一章)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既有世道沧桑,更有强烈的生命活力。小说女主角随意如有显赫的家世、学历、荣誉等,却在谈婚论嫁上屡屡触礁,小说以意识流写法讲述了她登上地中海幻想曲号邮轮后的旅行经历。读者在短小精悍的故事篇幅里,仿佛跟随40岁的她遍览人生沿途风景,令人感叹王蒙笔力之老辣精准。

莫言的《一斗阁笔记》首发于《上海文学》今年第一期,含12篇短篇小说,最短的200多字,长的不过400来字,依然是写家乡高密,古代传说交织童年记忆,穿插了形形色色的乡间人物故事。这12则故事让人联想起《聊斋》《阅微草堂笔记》,却又完全不同于古人,而是当代作家对家乡、对土地、对世俗人性的描画。

刘庆邦最新短篇《到外面去睡》首发于《江南》今年第一期,小说写了一段别样的青春记忆,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几个乡村青年,通过离开家、夜里到外面去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独立、叛逆以及对摆脱管束的渴望。那些曾被时代和环境禁锢的青春心灵,在广阔无垠的幕天席地中,尽情释放自我,挥洒年轻多余的精力,以此寄托对外面世界与自由的强烈向往。

叶兆言的文学雄心就是写一部非虚构长篇《南京传》,现已完稿,预计今年内出版单行本,而书中章节《应天府——〈南京传〉之大明王朝》首发于《花城》今年第1期,能让读者们先睹为快。

阿来20多万字长篇小说新作《云中记》首发于《十月》2019年第一期,单行本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将文学聚光灯投向11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灵,山外世界的活力和喧嚣,交织成意义纷呈的多声部回响。

许旻

■本地新书

做最好的自己



潘宇浩《迹·向》的书稿放在手头已有一段时间。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书。从《走向》《痕迹》再到《迹·向》,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潘宇浩的每一步,都是“成长轨迹的最真实的记录”。

当初的“懵懂”少年如今正背负负时光之磨砺,不断成熟,不断走来。步伐那么矫健,青春那么阳光。我感动于时光的这份温暖,更感动于一个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强大的自信和勇气。在《迹·向》中,这一份别样的“自信”和“勇气”仿佛就在告诉我——“一切的成长,均取决于态度”。

因而,在我看来,《迹·向》又不仅仅是关于成长之书,而且还是关于成长中的态度之书。

潘宇浩的大学生涯结束了。可以说,大学生的生活之于潘宇浩,是一种“熔炉中的锤炼”,思考更加明晰,对客观世界的观照更具自己的认知和见解。换句话说,这样一种体验,他已很好地完成了从“走向”到“迹·向”的裂变,从“感知”到“思辨”的进程。《迹·向》一书,收入其大学期间的大部分文稿,内容宽泛,形式多样,思维活跃,个性鲜明。其间透露出来的,既有他的浓烈的文学情怀,更有他在“熔炉中的锤炼”的心境和感悟。

“两年已过,青年做了很多事,但很少能让他把其定为自己青春的里程碑,主持人、主播、演说家、辩手、歌手,从一个人完成节目录制、音频剪辑、封面制作、电台运作,再到后来在创业比赛中拿省里的金奖、国家级的银奖。回顾两年,青年做了很

多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情,因为他不想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角落里,而且这些角落都不会是最后的远方。”——《两年很短,遥盼很长》。

“从黑暗中醒来,在很多人还在狂欢的时间段睁开睡眠而不再惺忪是一件多少有点痛苦的事。不断切换音响里不合时宜的音乐,就像与那些不搭的朋友一一告别,宣告彼此都是大浪淘沙里面淘下去的沙,普遍又普通,然后把彼此小小的忧虑,作为对岁月无情的致敬,用一次次的睡眠和失忆,对时光表示渺小的不屑和抗议。然后下一个早晨,这些东西已经被自己丢到九霄云外。”——《闪忆如斯,成念莫及》。

“如果在相遇时就没有分别,那就不用依依不舍的夜晚里徘徊于自我沉浸的专属的寒冷里,也用不着带着恐惧,在没有彻底分别之前,内疚地想留下些什么。这一夜,是雨夜,春天的气息还没相遇,一场场夜雨牵起了冬日不舍的宁静,松松的雨声,密集而又温柔,敲响了地面,敲响了雨棚,敲响了时间指针的摆动、沉默的话语、行李箱的提起、尝试交流的键盘和不停走远的脚步。”——《雨夜,遇见时没有再见》。

或思量,或迷惘,或期许,或等待……随手拈来的上述一些文字,多多少少都寄寓着他成长中的“疼痛”和处于“青春蜕变期”里的矛盾心理。它们,是真实的心跳,是生活,也是不可规避的一生中的某段经历。

当这些音符跳动着汇聚在一起,就是一部激情澎湃的青春“交响乐”。相比于更多同龄人,潘宇浩似乎显得更加“老成”,也许,潘宇浩之所以是潘宇浩,原因正在于此——“带着梦想思考,带着惶惑前行,带着态度追逐”。

斯坦福大学著名行为心理学教授Carol Dweck 德韦克有一名言:“做最好的自己,取决于你是否拥有成长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通过《迹·向》站在我面前的潘宇浩,就是这样一个拥有良好的成长心态的潘宇浩,一个认真而有情怀的潘宇浩。前路漫漫,但他义无反顾已在路上。如此之决绝,是我十分欣赏的,同样,也让我对他的未来、对他的越来越优秀,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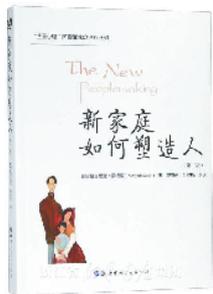
“做最好的自己!”愿以此与潘宇浩共勉。

市直 流泉

■丽水书城新书

新家庭如何塑造人

这是维吉尼亚·萨提亚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家庭治疗的开山之作,它不仅是家庭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和社工人员的专业用书,更是每个渴望家庭和谐、自身成长的人的必读书籍。正如萨提亚本人所说:“我写这本书是希望帮助我们每个人成为成为和谐的人的权利和义务。书中所展现的经验和榜样会引导我们用创造性的方式去理解彼此、关爱自身和他人,为孩子提供一个让他们得以发展出力量和完满人格的基础。”



我们头脑里的导盲犬

那些被你遗忘的心灵创伤,在潜意识中变成了动物、植物、人物、风景、神怪……它们藏在你的头脑里,左右着你的性情、喜好和选择,消耗着你的生命力。阅读玛塔·提巴迪著的《我们头脑里的导盲犬》(来自荣格红书的自我认知课),唤醒潜意识里的导盲犬,可以有效化解这些伤痛,助你走出眼前的人生困境。

